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那天,在回城的路上,一向喜欢寻根刨底的妻子,又一次陷入了“想象的陷阱”,她想搞清楚,为什么人会产生“回程效应”?一路上,她不停地和我探讨,有时候更像是自言自语……

回程变短了

带妻儿去朋友的农场玩,乡下的路,七拐八绕,一路上,小儿不停地问:“怎么还没到呀?”

我也纳闷而着急,是呀,怎么还没到?朋友的农场,我也是第一次来,怕我们找不到,朋友还贴心地发来了定位,导航显示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。但感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,已跑了很远的路,还没到农场。

又拐了一个弯,朋友的农场大门,赫然在眼前。终于到了。

我们在朋友的农场,快乐地玩了一天。天快黑了,这才告别了朋友,我们开车返城。出山的路,其实只有一条,也就是我们来时的那条路,山路到了尽头,就上了省道,直达城区。也不需要导航了,一直往前开就行。

路还是七拐八绕。而且天渐渐黑了,需要打开车灯,又是山路,也不敢开快。车灯划破夜色,为我们照亮一条返城回家的路。

拐过一个山坳,宽阔的省道,赫然在眼前。妻子惊讶地问:“这就上省道了?你别跑错了,怎么回来变得这么快?”这条省道,我经常跑,很熟悉,肯定没错。但我也有点奇怪,上午来的时候,感觉绕来绕去,路很远啊,跑了很久,怎么晚上回程的时候,山路忽然变短了?这么快就跑完了?

这就是心理学上的“回程效应”:人们在往返相同距离的旅程中,主观上感觉回程比去程时间更短。同样的路,去的时候,感觉路很漫长,而回程的时候,路恍然变短了,耗时变少了。其实,路程没有变,用时也差不多,只是感觉不一样。

生活中,我们常有这样的错觉,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有一次去拜访一位大客户,他住的那个小区比较大,房子很多,外来的车,不让开进去,我们就将车停在小区门口,步行进去。走过了一幢楼,又走过了一幢楼,每一幢楼,长得都很像,却都不是我们要去的客户住的那幢楼,感觉在小区里绕了好久好久,才总算走到了他家楼下。洽谈很顺利,告别了客户,我们沿着来时的路,往小区大门走,只用了两三分钟,就走到了小区门口,找到了我们的车。

出去旅游的时候,这种感觉特别强烈。每天,从酒店出发,去一个新景点时,总感觉路途很遥远,要耗费很长的时间,才能到达景区的大门。等返程回酒店时,路途仿佛突然缩短了,很快就回到了城里,回到了入住舒适的酒店。在景区里游玩时,也是这样,换乘景区的通勤车,再坐缆车,爬山,过桥,乘船……往往费很大的力气,很多的周折,才能到达核心景区,感觉真是走过了千山万水。等游览完了,以为自己再也没力气走回到景区的大门了,谢天谢地,回程的路如你所愿,悄悄变短了,让你用残存的力气,也能很快沿着原路,返回到景区大门,踏上返程之路。

那天,在回城的路上,一向喜欢寻根刨底的妻子,又一次陷入了“想象的陷阱”,她想搞清楚,为什么人会产生“回程效应”?一路上,她不停地和我探讨,有时候更像是自言自语:当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时,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,所以造成了错觉;也可能是去的时候,因为对路途的“未知感”和不确定性,人们会错误地觉得路途很远;去的时候,人们往往想尽快到达目的地,这种“急切”和“渴望”,也会让人误以为路程变长了……

小儿忽然插嘴说,“妈妈,你讲的太复杂,我听不懂。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啊,是因为我们要回家了,路就变短了,变快了。”

回家,路就变短了。小儿的话,朴实,稚嫩,却说出了最纯真的人生感受。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朝花夕拾

■雷长江

别握我左手

那日,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,我想是我粗糙的掌心刺痛了他的温热。他一脸茫然地对我说:“这也不像一双拿笔杆子的手啊!”

从前读了十六年的书,我知道握笔杆子的手该是什么样子,白皙、细腻、温润、修长。那时我的双手就是这样,很多人都很羡慕,说像大姑娘的手,有淡淡的留香。

后来,我拥有了爱情,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四间平房,一个院落,屋檐下是一扇斑驳的门,几扇明亮的窗,窗台上是普普通通的花草,一抹新绿,一缕馨香,装饰着清洁雅静的小屋。

然而生活总是很现实,一日三餐,柴米油盐,洗衣做饭,还要耕耘窗前的一片菜园,这些都是要靠双手去创造。于是,平凡的生活就全部收敛在掌心。

记得刚结婚那阵子,新买的洗衣机舍不得用,另外也是嫌机洗得不干净,不像手洗,哪儿脏得厉害就多搓几把。我常在窗下的平台上坐着小板凳洗衣服,搓衣板我运用得娴熟自如,惹得邻居大婶们经常交口称赞。

两个人的世界很温馨浪漫,一起做饭,一起洗衣,一起劳动。我们分工明确,她掌勺炒菜,我收拾碗筷;我洗头一遍,她投第二遍;我负责刨垄,她只管撒种子。我们配合得很默契。

三年后,一个小生命降临人间,那是我们爱情的结晶。女儿像天使一样飞进我们的窗口,带给我们初为父母的幸福与快乐。

那时候,孩子小,家务活一般都是我干,慢慢地我已经学会了做饭,炒菜,炖她们俩喜欢吃的土豆豆角,白菜粉条。衣服脱下来,就主动去洗,孩子的,大人的,要分开,用不同的盆。女儿在我们的守望里咿呀学语,蹒跚学步。女儿很小时,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模仿爸爸洗衣服,她小手来回地搓,还真像我当时的样子,逗得亲戚朋友很开心。我告诉她们:“我愿做你们俩的洗衣机,长江牌的,节水省电,好处多多。”

时光荏苒,一年又一年。春天我们仨在园子里点豆种瓜,夏天我们仨除草捉虫,秋天我们仨收获储藏,冬天我们仨分享果实。生活在我们的手中绽放着花朵,日子就在我们心中凝结着芬芳。

闲暇时,独自欣赏自己的双手,像欣赏一幅有生命的图画,画中有多少光阴在手中滑落,青春已不再,往昔的生活历历在目。手背那红色的烫伤,是做菜时油点蹦出来弄的;那伤疤,那是干活时不慎戳伤的小口,不碍事。掌心干燥无光,掌纹深陷,没有生气。大拇指皲裂的小口子,像金鱼的嘴巴,努努着。左手的情形比右手严重。我说呢,女儿不让我用左手抚摸她光滑的肌肤,她说疼。

我知道这些都是生活的缘故。她洗衣服一用洗衣粉,手就干裂,暗淡,脱皮,很长时间都不好,所以洗衣服都是我打头阵。后来就不再用洗衣粉了,她也怕伤我的手,每次都买温和的不含磷的洗衣液。拖地,洗抹布,总是叮嘱我戴手套。虽有缓解,但还是不行。

我是个恋家的人,让她一个人做家务,我心里受不了。日子是两个人的,所以无论多忙多累我都默默地在一边帮忙。室内室外那些脏活累活,我不愿意让她上手。我想,日子幸福与否在心里更在手中。保护好自己的一双手,可我一个人来吧。

那天洗完衣服之后,经过水的浸润和洗涤,我的双手真实自然,清洁纯净。所有的污渍都洗掉了,指甲,掌纹露出浅浅的白,有清清爽爽的气息;虎口,掌心饱含着淡淡的伤痕,皲裂,口子,伤疤,很清晰,像一面面镜子照进了生活。我先拿来剪刀,剪去指甲,修复伤口,脱去白色的皮,然后擦上女儿买来的护手霜,那感觉很温润,很恬淡。

夜晚,灯光暖黄,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。别握我左手,我习惯性地把左手藏起,她却执拗地牵过,轻轻摩挲着那些口子与伤疤,眼眶微微泛红。我轻声安慰,她哽咽着说以后要一起分担。那一刻,我知道,这双手虽布满沧桑,却握住了世间最暖的爱。

湘湖新苗

■高雨薇

时光“匆匆”爱难逝

入目是压抑的病房,这小小的四方天地,关住了无数人的渴望。周遭是消毒水的气息,朱自清笔下“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”的惶惑突然有了具象化。小小的病床上,卧着个消瘦的身影,奶奶的头发因化疗而脱落,如今稀疏的,好像冬日荒原的枯草,在寒风的侵袭中细弱颤动,上面又覆了一层花白的雪。奶奶!您红润发亮的面庞哪里去了?我的手有些颤抖,奶奶的面上是深深的凹陷,嘴唇干瘪着,透露着苍白。“我的乖孙女”,恍惚中一只温暖粗糙的大手贴上我的面颊。“奶奶我好久好久没见你了”,我一阵揪心,看着面前虚弱的老人,才6个月,180天,带走了一个老人的健康,浇灭了我们对康复的期望。都印证着朱自清“去的尽管去了,来的尽管来着”的宿命轮回。想到这儿,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……

朱自清先生的话语在耳边响起: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;杨柳枯了,有再青的时候;桃花谢了,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

“奶奶,您可得抓稳我!”清风拂柳,老家院外的桃树绽出张张笑脸,而我坐在自行车上,两条小胖腿不住地蹬踏着。身后,是奶奶俯着身子,弓着腰,双手牢牢扶着自行车后座……骑着骑着,我忽然迷失了自己,脚下也不由得加快了速度,宛若一支离弦的箭,在奶奶猝不及防的时候发射了出去。奶奶一下子被惯性推倒在地上,我也从车子上摔了下来,鲜血直流。

我冲着奶奶笑笑,“奶奶,你别告诉妈妈,我没事,不就破点皮么!”奶奶假装瞪了我一眼,“有数了,你真是太皮了!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,可别这么粗心大意,得小心!”

“放心啦,奶奶我会的,现在我是学自行车,下次我还要学开车、开飞机呢,带你坐大游轮,带你去北京看升旗,带你去南极看企鹅……”

“好,好,奶奶等着,日后享孙女的福喽!”

一想到此,再看看眼前,不正在印证“过去的日子如轻烟,被微风吹散了”的谶语吗?我许诺的种种在吊瓶滴落的间隙摇晃,却照见了朱自清“但不能平的,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”的生命诘问。我的心被紧紧揪了起来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,我是能深深地理解了。是的,去的尽管去了,来的尽管来着;去来的中间,又怎样地匆匆呢?

不知何时,奶奶干瘦的大手抚摸上了我的脸颊,轻轻揩去我眼角的泪水,“囡囡……”奶奶躺在床上,微阖的双目轻轻颤了颤,枯槁的手心里,攥着一个红红的布包。她努力朝我招招手,我赶紧凑了过去,只见奶奶混沌的双目慈爱地盯着我:“这些东西,你给我好好收着啊!哪一天,奶奶不在了,这些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!”

“奶奶,这是?”在奶奶期待的目光中,我小心地打开布包:这是三枚沉甸甸,亮闪闪的银圆!银圆下面是一本红色的存折……

在生命与时间的对峙中,爱是永不褪色的琥珀。奶奶悄悄塞给我的雪糕在时光里凝结成永恒,就像《匆匆》里那些“被初阳蒸融”的薄雾中,永远飘着母亲唤儿吃饭的炊烟。当化疗药物与童年消毒水的气味在记忆里重叠,我突然明白:时间固然会“逃去如飞”,但爱能在岁月的褶皱里播种永恒的春天。

生命都有走到头的一天,但那些“被微风吹散”的时光碎片里,永远有自行车后座传来的温度,有海棠花雨中未说出口的牵挂。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深的悖论——我们永远追不上“匆匆”的脚步,却能在爱的记忆里,将须臾凝固成永恒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,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。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,《匆匆》给予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而隽永。 (作者系回澜初中716班学生)

背包揽胜

■木瓜

佛山,离广州不远,它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节点城市。佛山给人的印象,是武林传奇与岭南文脉的交融;佛山的碎影,让人浮想联翩,无不唤起人们对佛山深邃的历史文化的追忆与觉醒。

佛山的碎影

佛山,简称“禅”,离广州不远,它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节点城市。佛山给人的印象,是武林传奇与岭南文脉的交融,是黄飞鸿,是叶问,是顺德美食“双皮奶”“陈村粉”“顺德鱼生”“均安蒸猪”“烧鹅”“拆鱼羹”,是“理学名山”西樵山72座奇峰的簇拥,是“清晖园”内的水木清华、漏窗光影,是“梁园”的汾江草庐、一石成景……佛山的碎影,让人浮想联翩,无不唤起人们对佛山深邃的历史文化的追忆与觉醒。

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,城市肌理清晰,线条流畅,优雅得体。一边,老街上的镬耳封火墙、青砖黛瓦、趟栊门、满洲窗、石板路,与前店后居的骑楼形成长柱廊式步行街;另一边,现代建筑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森林高耸入云,与玻璃幕墙映射的身影轻盈空灵;新旧街巷交错交织,契合自然,组成了崭新的社会记忆。

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佛山,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。六月的禅城,早已情绪满满,夏日里炽热的阳光在街头跳荡。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,天高云淡,植物蓬勃,路旁高大的小叶榕树遮挡出大片的阴凉。街上行人衣着光鲜,男人短衫短裤搭配上凉鞋,姑娘们的花裙在风中飘动,使季节显得更为热烈、生动。

走进位于禅城闹市中心的祖庙博物馆,正好赶上十点钟的一场表演。醒狮广场,位于黄飞鸿纪念馆的东侧,一阵接着一阵的紧锣密鼓声中,几位武术青年轮番上阵,洪拳、咏春拳、蔡李佛拳、五郎八卦棍、杨家枪法、陈氏太极双刀……将佛山浓厚的尚武风气演绎得淋漓尽致,高潮迭起。

又是一阵“抑扬顿挫”的锣、鼓和镲的配合,醒狮表演开始,一黄一红的“南海大头雄狮”跃入广场之中。醒狮,是佛山民间的传统庆祝方式,它起源于南海县,兴起于明代。如此近距离地观看舞狮,这还是第一次,若不是一旁威廉大哥的点拨,我还真的没办法看懂舞狮环节中的精华与细节。他介绍说:佛山醒狮具有一定的武术特点,舞狮人的动作,都是以南拳马步为主;你看狮子在“睁眼”“洗须”“舔身”“抖毛”,那动作叫“高台饮水”“狮子吐球”“踩梅花桩”;醒狮的精髓是“采青”,有采桥青、盘凳青、云梯青、三山青……

威廉出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佛山,他是佛山香港商会的会长。我很幸运,与他相识有三十年,那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年代,佛山很朴素,我们正当年,友情清澈纯净,自由自在生长。听说我们要去佛山,威廉特意从东南亚赶了回来。

威廉告诉我,来到佛山一定要去祖庙,那里被称为“岭南圣域”,是佛山的印记,历史的见证。祖庙,始建于北宋,供奉着“真武大帝”。由万福台、灵应牌坊、锦香池、钟鼓楼、三门、前殿、正殿、庆真楼等建筑组成。祠内的“三雕两塑”,制作工艺精湛,是祖庙最为珍贵与精彩的部分。木雕《福禄寿三星高照》《曹操大宴铜雀台》,砖雕《海瑞罢官》《牛皋守防州》,对人物的刻画与细节把控得很到位。再看祖庙的墙头、屋脊上大量的灰塑和陶塑,每一小段都有一个典故,《七子八婿拜寿图》《姜子牙封神》《八仙过海》《赵云救主》……这些“陶瓷瓦脊”,色彩艳丽夺目,闪烁着釉光。

到了佛山,必须得尝尝地道的顺德美食。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种说法“食在广州,厨出凤城(顺德别称)”。2014年,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“世界美食之都”的称号。

榫野,藏匿于清晖园附近,透过招牌指引,往小巷深处寻去,发现别有洞天的一家私厨。老宅院,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,小天井,石板铺地,青砖砌面,木柱木门,百叶窗,小清新风格设计,岭南水乡格调,怀旧氛围,幽静雅致,很出片。威廉说,这里有其他饭店吃不到的私房菜。

顺德菜以清、鲜、爽、嫩、滑为特色,能充分唤醒人们的味蕾。在我看来,有一道当地传统名菜“鱼生”,足可以代表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。小姐姐将晶莹剔透的鱼生调好味道,拌上花生油、盐、糖、蒜片、葱丝、柠檬叶丝、炸芋丝、花生等十几种佐料,那盘中薄而透光的鱼生,瞬间华丽蜕变,幻化出浓厚绵密的风味。浅尝鱼生,嫩滑弹牙,丰富的滋味入口难忘,鲜甜香脆交织,嗞嗞跳跃,满满的清爽毫无腥味,汁液在舌尖萦绕回荡。一个好味道,是要经历时代的沉淀,据说顺德鱼生已传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除去鱼生之外,榫野私厨烹饪的每一道菜品都是经典,“冰皮鸡”“花雕奄仔蟹”“传统古法烧鹅”“爆汁盐焗乳鸽”“顺德拆鱼羹”“蒸陈村粉”“大良炒牛奶”“双皮奶”……五花八门,惊艳四座,演绎出一场鲜香横行的顺德至味,让食客开启味觉的盛宴,留下满足满意的丝丝记忆。

佛山有山有水。那天,与威廉大哥去登西樵山,下着雨。站上主峰,伴着雨滴,大罗顶独秀于群山之巅,气势磅礴,风轻飘飘地吹过,西江与北江宛如两条碧绿的绸带,轻轻绕过岁月的山峦,远处传来的涛声,承载着诗意的轻盈,正在讲述佛山这座千年古城的往事如烟。

灯下漫笔

■潘开宇

史书翻页时,金戈铁马声渐行渐远。唯有那场六百年前的大雨,依旧在诗句里滂沱。金鼓画角声已随烟尘散入史册,只留草色年年新绿,蛙鸣夜夜如旧。从此,天地浩荡,闲云野鹤,人世的权势富贵,纷扰争斗,都与他不再相干。

一池草色万蛙鸣

“一池草色万蛙鸣”,初见时,我以为它的作者会是王维,下笔如禅院钟声般余韵悠长。或者,会是孟浩然在闲步田园篱落时不经意散落的诗句。我以为它该是盛唐的一阕诗行,于沉静底色间,奔涌着磅礴的生命气象。

后来,才知道此诗出自元末明初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刘伯温。他是半生军旅生涯,政治、军事才能卓越的“明初第一谋臣”和开国元勋,也是诗文卓著的诗坛天花板,与高启、宋濂并称为“明初三大诗人”。

翻阅刘伯温的诗文,恰似拨开历史长河的烟霭,窥见一方天地。他的诗是“城外萧萧北风起,城上健儿吹落耳”的沉郁顿挫,雄浑博大。他的词,是“一抹斜阳沙觜,几点闲鸥草际”的悠远婉约。其中,《五月十九日大雨》被公认为刘伯温代表作,位列明朝十佳七言绝句之一:“风驱急雨洒高城,云压轻雷殷地声。雨过不知龙去处,一池草色万蛙鸣。”

那一天,他站在城楼之上。夏季的雷阵雨,转瞬疾风暴雨,雷鸣阵阵,如同他面对的多少次惊涛骇浪。骤雨初歇,满池草木凝碧如染,水光潋滟间,倒映出他胸中一片霁月长空。那是劫波渡尽后的澄明,亦是江山入画的豁然。此诗与其说是写景,不如说是启迪人生哲理。纵使前路荆棘遍途,风雨如晦,终有云销雨霁之时。硝烟散尽的江湖,换了人间。

透过青史深处斑驳的墨迹,我看到了刘伯温的一生。他自小天资聪慧,勤奋好学,12岁考中秀才,是乡间远近闻名的“神童”。其后考中进士,踏入仕途,终成就大业,将半卷兵书化作万里河山。通经史、晓天文、精兵法,辅佐朱元璋时,他是云中龙隐,一计定乾坤;功成身退时,又如池畔老鹤,振翅入青冥。世人叹他“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”,却不知他最精妙的谋略,竟是看透“浮云看富贵,流水淡须眉”的机锋。庙堂高处的猜忌如阴云压城,他却在雷声未至时,携一蓑烟雨归去。

暮年的青田水畔,他时常一袭青衣,孑然立于草色苍茫处。风过时,衣袂猎猎翻飞。昔日城楼听雨的将军,如今成了荷锄的老翁。骤雨打湿的往事,都化作蛙声里的涟漪——徐达的弓刀、李善长的权柄、胡惟庸的筹谋,终究不及这一池新绿,半亩清风。

史书翻页时,金戈铁马声渐行渐远。唯有那场六百年前的大雨,依旧在诗句里滂沱。金鼓画角声已随烟尘散入史册,只留草色年年新绿,蛙鸣夜夜如旧。从此,天地浩荡,闲云野鹤,人世的权势富贵,纷扰争斗,都与他不再相干。

湘湖诗会

■郭红兰

盒中山河

指尖扣合的刹那
将破晓前未熄的星斗
押进透明结界
这盒底颤动的香
是山在子夜咳出的
半口未凉的血气

都说盒子是囚牢
却任三千丈水云
在方寸间游牧
标签上洇开的墨迹
原是岩缝里,渗了百年的寂

冰晶裂响的纹路
暗合了峭崖断壁的走向
当你说“真新鲜”时
可听见层云后,整座峰峦的叹息
莫问鲜期几何,盒中锁着
一座不肯老去的春